

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

〔附〕文筆眼心抄

〔旦〕遍照金剛 撰

盧盛江 校考

二

〔日〕 遍照金剛撰 盧盛江校考

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

二

（附） 文筆眼心抄

中華書局

目錄

前言·····

凡例·····

文鏡秘府論並序 天

序·····

調四聲譜·····

調聲·····

詩章中用聲法式·····

七種韻·····

四聲論·····

文鏡秘府論 地

論體勢等·····

(三六)

(二〇二)

(一八)

(一七)

(一〇)

(四)

(一)

(一)

(一)

十七勢……………(三四六)

十四例……………(四二三)

十體……………(四三四)

六義……………(四六二)

八階……………(四七九)

六志……………(五一〇)

九意……………(五三五)

文鏡秘府論 東

論對……………(六六六)

二十九種對……………(六七八)

筆札七種言句例……………(八四九)

文鏡秘府論 西

論病 文二十八種病 文筆十病得失……………(八六七)

文二十八種病……………(九〇七)

文筆十病得失……………(二八九)

文鏡秘府論 南

論文意……………(三八二)

論體……………(四五〇)

定位……………(四八〇)

集論……………(二五三)

文鏡秘府論 北

論對屬……………(二七五)

句端……………(二六三)

帝德錄……………(二四〇)

文筆眼心抄

序……………(一九四)

目錄……………(一九三)

凡例……………(一九五〇)

聲韻 調四聲譜……………(一九六)

調聲	（一九九）
八種韻	（一九八）
六義	（一九〇）
十七勢	（一九三）
十四例	（二〇二）
二十七體	（二〇五）
八階	（二〇三）
六志	（二〇五）
二十九種對	（二〇六）
七種言句例	（二〇三〇）
文二十八種病	（二〇三一）
筆十病得失	（二〇五二）
筆二種勢	（二〇五九）
文筆六體	（二〇六〇）
文筆六失	（二〇六一）

定位四術·····	(一〇六四)
定位四失·····	(一〇六五)
句端·····	(一〇六六)
主要徵引及參考文獻·····	(一〇七五)
後記·····	(一二三)

九意^①

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風意。

【考釋】

① 九意：吉田幸一《文鏡秘府論（九意）和平安朝歌集部類的成立》分析日本平安朝歌集的部類，指出：「四季部立在歌集分類上能够獨立，其具體理由在於：一、平安朝關於季節感的歌詠很多。再進一步的一個理由，是因為菅公這樣的和魂漢才之士，也參照了詩學詩論書。就是說，菅公像《秘府論·九意》一樣從部類之中得到很多啓示，把同一題材的詩歌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和戀五類，從而開始撰述《新撰萬葉》。」

吉田幸一《文鏡秘府論（九意）和（朗詠集）部類的關係》：「《九意》詩含有六朝色彩。」

《考文篇》：「《九意》，原典未詳，但是，有疑點認為是日本人，特別是弘法大師自己撰寫。如果是彼邦人（盛江案：當指中國人）所寫，則是六朝人的東西。」

《研究篇》下：「先著錄目次(略)，按這個順序舉出例詩。祇有例詩，沒有說明。各例詩下，有山行、野望、遊園、從戎、怨別這樣的細目。但這種細目，春夏秋冬有，而別處闕如。而且春意最詳細，而夏秋冬漸次疏落，水意以下完全没有。從體裁來看，恐怕是草稿原本的樣子。如果是大師把這些材料納入《秘府論》時因為抄寫細目很麻煩而省略了的話，把連續性的注突然中斷不是很自然嗎？然而原典恐怕就是由於想不到適當的表現方法，於是隔三跳四的注，很難的例子雖然推到後面，但從山意開始感到越來越麻煩，因此索性就讓它這個樣子。就是說，《秘府論》的源型 Archetypus (同時原文 Original) 已經是這樣。」

《研究篇》下指出：《九意》中有很多不合理的押韻。比如，「春意」自「平原皎潔」至「九折羊腸」三十四中，「玉苑花紅」為東韻，却與其他句的陽唐韻通押。「夏意」自「江邊亂浦」至「智鬪青牛」二十八句中，「水逐泥牛」、「智鬪青牛」為尤韻，而與其他句的東韻通押。「秋意」自「火雲將閱」至「命友劉靈」三十四句中，「巧畫峨眉」為支脂韻，而與其他句的庚、青韻通押。自「遲遲壁玉」至「水激雷奔」三十句中，「日慘函關」為刪韻，而與其他句的文、魂(元)韻通押。「冬意」自「枯藤望鬱」至「玉頂龍鏜」三十二句中，「苦霧朝興」為蒸韻，而與其他句的庚韻通押。自「龍門日慘」至「樹白雲飛」三十句中，「樹白雲飛」為微韻，「兔苑風酸」為桓(寒)韻，而與其他句的蒸韻通押。自「寒鴻寒嘯」至「潤曲多陰」二十六句中，「蘊玉龍潛」為鹽韻，而與其他句的侵韻相押。「山意」自「五睢頽頽」至「出塞成行」十八句中，「出塞成行」為庚

韻，而與其他句的陽唐韻通押。「水意」自「潮宗尾壑」至「綠浦潺湲」十句中，「綠浦潺湲」爲山韻，而與其他句的魂韻相押。自「鯤鱗蛟錯」至「目似鳥光」十六句中，「春躍冬籠」爲東韻，而與其他句的陽唐韻相押。「雪意」自「花飛染樹」至「月下光鮮」十八句中，「夜望瓊塵」爲真韻，而與其他句的先仙山韻相押。「風意」自「能馳嘯馬」至「燭下吟烏」十四句中，「參次芙蓉」爲鍾韻，而與其他句的魚虞模韻相押。小西氏指出：「東韻中用尤韻等，通用的可能性完全沒有。通用通攝（ㄩ韻尾）和流攝（ㄨ韻尾），至少是有作詩常識的人不會這樣做。但是，相同聯中二次用『牛』字，似不是偶然誤記。能够想到的是，我國（盛江案：指日本）的慣用音有ㄨ韻尾，這樣的錯用，或者就因爲是由日本人所作的吧！如果是這樣的話，陽唐韻中用東韻和同樣陽唐韻中用庚韻，可以考慮是同樣的理由吧！雖然不能祇根據用韻簡單地推斷其作者，但是，承認這樣的可能性是不可爭議的」。

《研究篇》下指出：「另外，『之脂和微齊灰、蕭宵和豪、庚清和青、文欣和魂、東和鍾、歌戈和麻、魚和虞模、先仙和山等等，都是不通用的韻。但是，在六朝初期，這些韻都通用』。根據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六朝用韻可分爲三期，第一期，何承天至張融；第二期，沈約至梁元帝；第三期，庾信至隋煬帝。『第一期謝靈運和謝惠連之脂微齊皆灰哈同用。據此可知，《秘府論》所收《九意》的用韻，符合上面第一期的特點。吉田幸一氏《文鏡秘府論（九意）和〈朗詠集〉部類的關係》一文指出，《文鏡秘府論》之《九意》作爲詩題包含有六朝色彩，我也有同感。用四言也存有古意。把這些綜合起來看，《文鏡秘府論》應該

是人們大量讀過六朝作品的奈良末期和平安初期之際所作，要再進一步說的話，也許就是弘法大師自己所作。夾注的細目或有或無，也是因為作者沒有考慮到合適的名目，特別是秋意「能歌緩唱，妙舞腰輕」祇有一個「好」字，這似是一邊打算再加一個字，但一邊又沒有想到合適的字，因此就這樣空着。（冬意中的「飲」也一樣。）這不都是作者和抄寫者是同一人容易發生的現象嗎？本來斷定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九意》裏：一、有六朝的用韻和分類；二、用韻存在日本人的變格。有這二點，和其他各項氣質有不同，這種感覺是不可否認的。」

《研究篇》下指出：「對自然的觀照把握，發展到六朝中期以後的程度，把自然景、情區分為幾種詩想，這樣的客觀認識，對當時的詩人不會是什麼難事。如果看《玉臺新詠》，就有『春詠、春日、初春、春怨、春宵、春月、春思、春歌、春遊、春別、夏歌、秋歌、秋夜、秋思、秋閨、秋風、冬歌、冬曉、冬宵』等等詩題。和山意水意相當的詩題雖然沒有看到，但是，有詠雪、行雨、詠風等題，因而並非沒有雪意、雨意、風意這樣分類由來的根據。從設計出這些詩題推測，影響到這些詩想的分類勿寧說是必然的趨勢。『春、夏、秋、冬、山、水、雪、雨、風』這樣的《九意》大分類，有着和《玉臺新詠》之類在詩中提出來的詩題共通的部類意識，這一點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大的部類之外，《九意》還有下面這夾注的細目：『春意：山行、遊園、野望、望晴、大雨、從戎、席興、怨別、美人、劍騎、夜飲、傷別、酣飲、遊池、妓女、客怨、淵居、擣練、閨怨、送別、寓目、蠶婦、田家、園宴、芳草。夏意：遊園、池宴、妓女、焰氣、遊池、日晚、山行、閨怨、對酒、劍

觸（盛江案：當爲「叙觴」）、貴席、避暑、望人、神女、美人、客怨、逸仕、有懷、寓目、雨貌、謙短、傷情、傷遊、採蓮、夜飲、求遷。秋意：秋夜、傷遊、怨別、美人、從戎、閨情、樂飲、好、隱士、飲士、愁意、雄士、遊遇、山行、閨怨、求士、從戎、田家、劍騎。冬意：奏樂、妓女、夜妓、飲、山行、從戎、美人、劍騎、明金、謙意、貴人、隱士、田家、閨怨、棄妾、傷遊、過德、歡樂、樂飲、逸心、附意、棄奴。『山意還有「孤雁」』。《玉臺新詠》中也有「秋夜、採蓮、送別、閨怨、詠美人、聽夜妓」等。類似《九意》細目的題目有「擣衣、鄰妓、芳樹、織婦、舞妓、征怨、秋閨、對酒、遊望、怨」等。從這些方面看，《九意》的分類以及細目都有六朝色彩，這是沒有疑問的。總之，作爲《九意》根據的，可以說是六朝的部類意識。如果昭明太子的《古今詩苑英華》還留存的話，這方面的情况會更清楚。」

《札記續記》：「《九意》的例句長短各種各樣，每一塊各自押韻，但是其押韻偶有不合韻之處。」但是，春、夏意的場合，脚注相同，韻沒有關係而句意類似並記。還有，秋意的場合，字面也好，句意也好，因爲類似，韻沒有關係而並記起來，這是很清楚的。所以不合韻不足於奇怪。小西認爲不合押韻，因此可能是日本人所寫，不能不說是非常勉强的理解。」

《探源》認爲：小西甚一所說《九意》存在類似日本人變格用韻的情形，「也許是傳入日本後，例句經日本人增補，調動了位置」。事實上，六朝多類書，如劉峻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杜子偉與劉陟等抄撰羣書，簡文帝撰《法寶聯璧》，朱澹遠有《語麗》十卷採摭書語之麗者爲四十門。《詩人玉屑》卷三《唐人句

法》細分標題爲朝會、宮掖、懷古、送別、地名、人名、寫景、詠物、造理、入畫、典重、清新等三十幾種，「它的形式與《九意》非常相似」。「歷史上的類書傳下來不多，這却給我們一個參考，焉知它不是學習《九意》一類作品而編成的」。「《九意》和《帝德錄》大概都屬於「隨身卷子」一類的東西。《九意》爲六朝人所撰，大有可能」。「《九意》爲實數，如全文屬引錄而得，標題也應屬本有」。

《校注》：「南卷《論文意》：『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爲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案：此九意所陳，即抄古今佳句，以爲饋貧之糧，蓋亦兔園冊子之類也。」

《譯注》：「把四季自然的詩趣分爲九類，各自構成四言的韻文。春、夏、秋、冬四意還每一聯注記簡括詩中狀況的細目（但越往後注記越少，山意也祇注記一處），整體看來，是帶有關於詩趣的一種索引性質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晚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也用四字十二句韻文說明二十四詩境，《九意》可以說是《二十四詩品》的先蹤。出典未詳。押韻帶着濃烈的六朝傾向，從這點看，可能爲初唐之作。內容強烈地感到六朝風貌。用四字句的韻文歸納一定長度文章的趣旨，《史記》、《漢書》以來正史的「讀」常用，文學論中《文心雕龍》也用這種方法。從春意到風意九篇，都是百句左右的長篇，中途隨時換韻，同樣的形式更早的作品有梁周興嗣《千字文》，連用長達二百五十句四言韻語，近代則有盛唐李瀚的《蒙求》三卷。此書是收集古人逸事，面向初學者的讀物，體裁是每二句話構成一組，進而由四句韻語構成

篇題。篇題成爲對句，當然是考慮記憶方便的辦法，如果祇通覽篇題，自然構成一篇韻文。值得注意的是，《九意》同樣形式的《千字文》和《蒙求》，都面向初學者，帶有啓蒙書的性質。《九意》恐怕也有這樣的主旨，面向志於作詩者，說明一般性的詩趣狀態。」

波戶岡旭《關於〈文鏡秘府論〉的〈九意〉》提出：《九意》例句的作者是空海，而條目的作者是王昌齡，因爲《九意》之「意」與王昌齡《詩格》收入《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一節《論文意》之意相通。

盛江案：關於《九意》作者，一些看法多有疑問。波戶岡旭提出《九意》例句的作者是空海，却未見任何根據。沒有任何材料能說明《九意》條目的作者爲一個人，例句的作者爲另一個人。《九意》的九個條目與《九意》的例句是一個整體，其作者應是一個人。《九意》歸列春、夏、秋、冬四時及山、水、雪、雨、風等意，不祇是王昌齡一個人的思想，王昌齡之前及同時很多文獻（如樂府子夜四時、近代吳歌九首和梁武帝詩等，隋時虞世南等編的《北堂書鈔》，唐高祖時編修的《藝文類聚》，玄宗時官修、徐堅等撰的《初學記》等類書）都可以看到，但它們都沒有把這九個類目或稱九意單獨歸列出來，作爲單獨一篇作品的九項條目。因此說，《九意》受到王昌齡《詩格》及《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的影響是可以的，但直接說這九個條目的作者是王昌齡或別的什麼人，則沒有任何根據。

另外一些看法也可以作別的解釋。從押韻傾向、內容風貌、四言形式等方面考察不失爲一種途徑。但是，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漢文學，從押韻到內容其實也都帶六朝傾向。當時日本正大量吸收、模仿

漢文化，日本學人完全有可能去模仿中國古代類似的作品，寫出《九意》。僅據押韻等情況推斷《九意》作者爲中國人，不論是六朝人還是初唐人，根據顯然不足。《探源》解釋《九意》存在類似日本人的習慣用韻，以爲是傳入日本後，例句經日本人增補、調動了位置，但這祇是推測而已。從最早的平安時代，到後來江戶時代，從古抄本到刊本，現存所有傳本，《九意》例句都沒有任何增補、調動位置的跡象。

《九意》的作者有可能爲日本人。除小西甚一提出的押韻帶日本用韻習慣之外，還有一個根據，即「夏意」中「雲從土馬」一句的出典應該在日本（詳「雲從土馬」句考釋）。當時中國人寫不出日本的典據。日本人中，最有可能是弘法大師空海自己。因爲「九意」數爲「九」，日本人忌諱「九」這個數字，而密教恰恰推崇「九」之數，日本密教正是空海入唐受法於密宗高僧惠果回日本後纔得以廣爲傳佈的。空海自己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他寫有《九相詩》，有把要寫的內容歸納爲「九」來表現的習慣。「雲從土馬」所寫爲以土馬祭祀求雨之意，空海自己就奉旨親自祈過雨，對祈雨之法及其情景當非常熟悉，更有條件寫出「雲從土馬」這樣的句子來。

《探源》：「九意」之「意」當指「意境」而言，「春意」就是春天的意境，各標題下的例句，都屬同類意境。「九」意的九，也許是巧合，沒有特別的意義。《九意》有些例句相似而注目不同，有些則是例句接近而注目也相同，「這可能是爲了適應不同的韻腳纔這樣做」。而且，有意無意之間，大量運用雙聲疊韻、疊字，作者確是有意這樣做的。

盛江案：「九意」之意，即詩意文意之意，不同的描寫對象有不同的可寫之景、可用之事、可體之物、可抒之情。「意」的概念，較早來自《易》，所謂「聖人立象以盡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繫辭上》）。《文心雕龍》也說：「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神思》），「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風骨》）。

春意^①

雲生似蓋^(一)，霧起如煙^②。

行^(三)。

羅雲出岫，綺霧張天^④。

行^(五)。

風生玉艷，日帶金妍^(五)⑥。

望^(六)。

朝雲蔽日^(七)，夕雨傾天^⑧。

雨^(七)。

鴻歸塞北^(九)，雁入幽邊^⑩。

晴^(十)。

悲瞻漠地，泣望胡天。

從^(二)。

離衿十載，別袂三年。

怨^(三)。

鳴鐘伏趙，撻鼓降燕^(三)⑭。

騎^(四)。

垂松萬歲，卧柏千年^③。

行^(五)。

紅桃繡苑^(三)，碧柳裝田^⑤。

遊^(四)。

窗中落粉^(六)，瑟上鳴絃^⑦。

三山引霧，六澤浮煙^⑨。

晴^(八)。

蜂歌樹裏，蝶舞花前^⑪。

遊^(六)。

秦娥鼓瑟，越女調絃^⑫。

興^(七)。

風飄綺袖，日照花鈿^⑬。

人^(八)。

三山帶霧^(三)，五仞含煙^(四)⑮。

騎^(五)。

【校記】

〔一〕「雲」，六寺本作「雪」，右旁注「雲」。

〔三〕「山行」，原作單行小字注，但以下此類細目底本及其他各本多作雙行小字注，因此統一格式作雙行小字注，此類不另一一注明。

〔三〕「繡」，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作「綠」。

〔四〕「園」，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作「行」。

〔五〕「妍」，原作「研」，各本同，與上句「艷」不對，有誤，《校注》、《譯注》本均改作「妍」，今從之作「妍」。

〔六〕「粉」，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作「紛」。

〔七〕「朝雲蔽日」，原右旁注「旭」，成簀堂、三寶、高甲、高乙、醜乙、正丙本同，原眉注「旭春日也」異本□／□□知。盛江案：下有「旭」字，蓋言別作「朝雲蔽旭」，下仿此。

〔八〕「望晴」，《校注》：「『望晴』，疑當乙作『晴望』。」

〔九〕「北」，右旁注「表」，成簀堂、三寶、高甲、高乙、醜乙本同，六寺本左旁注「表」。盛江案：「表」爲「北」的異文。

〔塞〕，六寺、醜乙本作「寒」。

〔〇〕「望晴」，《校注》：「『望晴』，疑當乙作『晴望』。」

〔二〕「戎」，高甲、高乙本作「我」。